

审判纪实丛书

贺兰山下的枪声

——宁夏地区重大典型案件审判纪实

主编 邹献朝
副主编 余金涌 杨占元

人民法院出版社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布告



前 言

宣传法制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人民法院结合审判活动教育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是它的基本任务。

公开审判是人民法院宣传法制最基本的法定形式,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自1980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普遍坚持了公开审判,在宣传法制上收到了一定效果。这一时期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惩恶扬善,对改革开放起到了保驾、促进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组织编写这套审判纪实丛书,以更新更活的形式宣传法制,借以达到明刑弼教之目的,是完全必要的。

我区人民法院十多年来审判了大量案件,我们选择了其中27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编写这本宁夏《审判纪实》,反映了我区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工作辟恶除患的真实情况。它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朴实的文风,揭露犯罪,鞭鞑丑恶,濯污扬清,展现正法直度的法官风范,给读者以启迪,也使读者知往鉴今。

由于我们编写这样的丛书是初次尝试,缺乏纪实文学的写作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但愿能表达编写的原意,也恳请读者予以指教。

作 者

审判纪实丛书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人民法院审判的大量案件中，有许多是发人深省的。为了通过法院审判活动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增强法制观念，勇于同犯罪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约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担任主编，组织审判人员编写这套审判纪实丛书。该书所入选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有影响的、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许多是第一次报道。案情真实，内容生动，富于启迪。

《贺兰山下的枪声》是选自宁夏地区案件的审判纪实。主编邹献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主编余金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室原主任，杨占元是现任主任。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3年3月

目 录

贺兰山下的枪声	李 铮	杨春荣(1)
迟到的报告		张庆旺(9)
较量		杨占元(20)
“7·23”无头案		白铁荣(26)
大浪沉渣	余金涌	吴志明(37)
蜜月惨案		周 严(45)
烟海浮沉		孙培理(52)
愚昧带来的悲剧		吴 锋(61)
流窜全国的杀人劫车犯在宁覆亡		王湘儒(69)
“铁卫军”头子覆灭记	李 铮	杨春荣(78)
子夜魔影驱散时		王湘儒(84)
当代“潘金莲”与“西门庆”		罗生民(99)
投机倒巧者的下场		吕松山(110)
罪恶的发财之道		罗生民(116)
血溅羊年岁首		杨占元(123)
软弱助长了罪恶		王永福(127)
粮仓硕鼠受审记		乔生彪(136)
血染情路	赵玉文	张全文(146)
发生在派出所的凶杀案		尤俊涛(153)
被告席上的法官		李永红(160)
不该发生的悲剧		任少军(166)

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堕落·····	杨兴彪(171)
一起骇人听闻的残害妇女案·····	陶夏萍(176)
塞上煤城绑票案·····	刘敏 戴琼 周严(182)
疑心使他变成罪犯·····	林永祥(188)
最后一幕“戏”·····	毕 超(196)
一起扑朔迷离的债务纠纷·····	杨占元 安 昕(204)

贺兰山下的枪声

· 李 铮 · 杨春荣 ·

一、血溅火车站

巍巍贺兰山，静静地横卧在夜幕之中。

1988年6月20日凌晨2时23分，由兰州开往呼和浩特的402次列车在沉沉的夜幕中驶进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塞北重镇石嘴山火车站。旅客们纷纷向站台涌去。此时一辆自行车悄然进入车站。“快，去买两张火车票”。骑车的高个子身着警服，露着凶狠的目光，低沉地催促着坐在车后座的矮个子。然后高个子将自行车随手一扔，身背一个、手提两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匆匆闯过检票口，神色慌张地向车厢走去。

职业的敏感使值班铁路民警陈程、白淑英顿时警觉起来：此人高大的身材，却裹着短小的警服，且神色慌张地四下张望。两人联想到石嘴山市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便会同另外3名干警果断地登上了那即将启动的列车。

“我们要检查，你俩一块下去！”民警白淑英命令道。

“耽误了我们的公务谁负责？我要找你们领导。”大高个歇斯底里地嚷嚷起来。

“出了问题我负责，你就下车吧！”另一民警不容置疑地喝道。

五位民警迅速地把这两个可疑人和他们的包裹拽下车。穿警服的高个骂骂咧咧。民警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陈程同两位

民警把穿警服的高个带往值班室，令其出示证件。一进值班室，高个子把提包一丢，咬牙切齿地说：“好，我给你们证件，我让你们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呼呼”，甩手向身后的民警开了两枪。身后的民警机警地一闪，跳出门外。刚走到值班室门口的另一民警听到枪声，拔枪向室内还了3枪，高个子突然一脚将门踹上，民警陈程被关在屋里。面对突然袭击，陈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飞身从背后扑过去抱住歹徒，双手死死抓住歹徒握枪的手。歹徒疯狂地朝陈程的手臂、肩膀乱啃乱咬，又猛一扬枪，子弹擦着陈程的耳边呼啸而过，接着又用力弯腰，从胯下击穿了陈程的右大腿。陈程腿一软，又咬牙挺了起来，有力的双臂紧紧卡住了歹徒的脖子……歹徒被陈程紧紧地压在身下。

枪声在贺兰山谷发出沉闷的回响，在站台上急速地扩散着。随即赶来的民警几乎是同一瞬间持枪踹门而入，面对着持枪疯狂反扑的歹徒，民警们果断地扣响了扳机，子弹同时击穿了歹徒的头部、颈部、胸部，歹徒当场毙命。

慌乱中，矮个歹徒夺门而出，顺着铁路向乌海方向逃去。

高个子歹徒的污血在值勤室里流淌着，民警们迅速搜查了歹徒的尸体，翻出了“宁夏(夏)公安厅”、“宁夏(夏)安全检查局”的“李贵、王军到建设银行石嘴山区办事处进行安全检查、堵塞漏洞”的介绍信。打开3只提包一看，里面装满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及血衣、凶器。在场的民警随即判定，这可能是一起重大的抢劫、杀人案。

此刻是凌晨2时50分。

二、天罗地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拂晓，一张巨大的搜捕网在宁夏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之间张开。

警车嘶鸣，公安干警、武警部队、铁路警察紧急出动，公路、铁路、渡口全部被封锁了。

中午，内蒙古乌达公安分局的干警头顶炎炎烈日，驱车驶入了浩瀚的腾格里沙漠的边缘，设下了游动卡，密切地注视着戈壁滩上的“风吹草动”。下午5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辆从石嘴山方向开来的东风牌货车，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短头发的小伙子，似有通报描述的逃犯的特征。民警们迅速将可疑分子扑倒，锃亮的手铐戴在可疑分子的手上，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和被击毙的高个子歹徒相同的证件。审讯中，刑警们发现了他衣服上虽经涂抹却仍依稀可见的血迹。面对铁的证据，歹徒难圆其说，终于虚汗直流，败下阵来。

此时，距犯罪分子逃跑整整15个小时。

三、金库血案

电波划破长空，一则短讯在国内外传播——

石嘴山市广播电台消息：6月19日深夜，两名身着警服的罪犯持枪闯入建设银行石嘴山区办事处，开枪打死了5名银行职工，抢走巨款174305.30元。这是一起建国以来宁夏罕见的持枪杀人、抢劫案……

制造这个罪恶的两名凶犯，就是被我公安干警击毙的武兰有和被生擒归案的闫军。

时针拨回到那个罪恶的时刻——

6月的煤城绚丽多姿，玉带似的黄河沿着巍巍贺兰山蜿蜒北去，二省交界的石嘴山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塞北高原上。6月19日，武兰有、闫军乘火车从内蒙古集宁市窜到

石嘴山区。闫军装成一副斯文相，蹲在建设银行石嘴山办事处附近的书报摊上，窥视着办事处。老谋深算的武兰有则龟缩在一家小旅社里，反复盘算着5月份来踩点制定好的抢劫方案，逃跑的时间和路线，准备伺机作案。两个恶魔将罪恶的阴云笼罩在煤城的上空。

时针指向21时，武兰有、闫军来到办事处对面的朔方冷饮店。他们谈天说地、细品冷食，一副悠然自得的神色。22时30分左右，歹徒们开始了行动。他们迅速窜入办事处旁边的夹道里换了装束，武兰有一副民警打扮，闫军则身着警裤，扮成联防队员；武兰有把手枪装入躲兜，闫军将一根撬棍别在腰间，并把旅行包带好，窥视着办事处门前的动静，等待时机。23时刚过，一个骑自行车去办事的小伙子叫开办事处的大门，武兰有、闫军急速地跟了上去。

“干什么的？”开门的老值班员问道。

“我们是自治区公安厅检查安全的。”武兰有随手掏出一张介绍信递了过去。借着幽暗的灯光，值班员接过介绍信一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兹有李贵、王军二同志前往你处检查安全防范工作，以堵塞漏洞，请接洽。”上面盖着“宁夏区公安厅”和“宁夏区公安检查局”的大红印章，印章上的“夏”字明显错刻成“复”字，然而值班员并没有察觉，武、闫俩人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要检查金库的安全措施！”武兰有迫不及待。“好。”老值班员一边应着，一边打开通往金库的数道铁门，把俩人领进了紧靠金库的值班室，并主动地介绍了金库的结构、布置及报警装置、值班情况、防范措施。“嗯。”武兰有和闫军煞有介事地点着头。随着老值班员又回到了大院。此时大院东南角一间单身宿舍里，灯火通明，嘈杂的麻将牌伴随着吆喝声传了过

来。

“这是怎么回事？”武兰有“威严”地喝道。

“是4个值班的小青年，玩得正热闹呢。”值班员讨好地回答着，接着又主动汇报说：“今晚是我们保卫股长带班，孩子有病被叫回家去了。”

“好。”俩歹徒得意地点着头。

“你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啊，麻将可不是……”闫军一边说着，一边装模作样的东瞧西看，分散着值班员的注意力。武兰有趁势悄悄转到老值班员的身后，突然掏出手枪，从背后开火，老值班员未喊一声，便倒在地上。闫军趁势掏出撬棍又向老人头部猛击数下。枪声惊动了玩兴正酣的4个年轻值班员，他们惊慌失措，纷纷从宿舍跑出来，想看个究竟。

“×他妈的！”武兰有恶狠狠地骂着。几发子弹雨点般地泼了过去，带着呼啸声，在坚固的水泥墙面上撞出一串串火星。涉世未深的青年值班员吓呆了，在武兰有的火力逼迫下纷纷缩回宿舍，他们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死命地将门顶住，有的则拿起茶杯、暖瓶准备抵抗。武兰有几步跨了过去，隔着被顶住的屋门，一顿乱枪将两个顶门的青年打倒，又一脚将门踹开，一个点射将另一个值班员撂翻。凶神恶煞般的闫军随即跟了进来，抡起铁撬棍凶狠地向年轻人头上砸去，顿时屋内哭嚎声一片，鲜血溅满了雪白的墙壁，宿舍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武兰有为了“灭口”手起刀落，在死者的尸体上连戳几十刀。短短的几分钟内，这两个惨绝人寰的恶魔枪杀、棍击、刀戳，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全国罕见的抢劫银行杀人案。

望着地上的尸体，武兰有露出凶狠的冷笑，他得意地从老值班员身上翻出一串钥匙交给了闫军。闫军迅速戴上了白尼龙手套用钥匙开门，但没有打开，随即就用撬棍撬锁开门进入

了金库。两犯掐断了电话线、警报线，从金库存放的皮箱、铁卷柜内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国库券塞进了旅行包。

20日凌晨1时40分，武兰有让闫军用水将凶器上的血迹冲洗掉，用扫帚将留下的脚印一一扫掉。然后，武兰有推出一辆自行车，闫军怀抱3个盛满巨款的旅行包溜出了大门。在浓浓夜色中，两个歹徒窜向了石嘴山市火车站。

阴风凄凄、月色哀怨。建设银行石嘴山办事处那五具尸体，给贺兰山下的煤城投下了难以抹掉的阴影。

四、步入深渊

8月24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这起罕见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庄严的审判庭里，来自宁夏以及全国的数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参加了这次举国瞩目的审判。审判台上，威严的法官宣读了大量证言证词，出示了一件件令死者亲属悲痛欲绝的血衣。当石嘴山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出示了大同、陕西两地公安机关提供的弹痕、枪痕检验鉴定结论后，面对着如山的铁证，血债累累的闫军不得不交待了他和武兰有在陕西宝鸡市金台区李家崖信用社制造的另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1987年3月下旬，劳教释放不久的闫军就拜在集宁市有名的流氓头子武兰有的名下。武兰有这个集宁有名的恶魔，打架斗殴、盗窃抢劫、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武兰有阅读了大量介绍国外黑社会组织的书籍。为了他所谓罪恶的“事业”，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成功，就成仁。干事业要象军人一样忠诚，要象政治家一样狡诈，要象商人一样精明。这个世界我谁都不信，只相信钱。”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潮，武兰有和闫军也曾开过饭馆，搞过信息，可挥

霍无度的生活时时刺激着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搞到枪就能搞到一切。1987年6月3日，武兰有伙同其他犯罪分子携带菜刀窜入大同市公安民警曹存柱的家，疯狂地向曹胸腹部连砍12刀，将其杀死后，抢走“五·四”式手枪一支。他们便经常窜到集宁附近的卧龙山，在一个废弃的山洞里练枪法。

自此，两个恶魔的气焰更加嚣张。一次，武兰有在家当着3名执行公务的民警，狂妄地说：“警察都是他妈的孙子，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吗？”待3名警察走后，武兰有一手提着酒瓶，一手指着警察背影狂呼乱叫：“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全国杀人报名我不是数一就是数二”。

1987年7月3日，武兰有、闫军从集宁窜到兰州后又窜到陕西省宝鸡金台区李家崖信用分社。这里地处偏僻，民俗纯朴。清晨，信用社刚刚开门营业，储户时断时续，武兰有、闫军俩人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信用社的对面。8点40分左右，武、闫两人看到信用社内没有客户，便装作储户窜了进去。

“同志，给我存个钱！”武兰有将10元钱仍到营业台上。趁着一男一女营业员埋头填单、数钱的空隙，武兰有将手枪拔了出来。两个营业员惊恐地盯着枪管，武兰有手起枪响，6发子弹狂扫过去，两个营业员应声横卧在血泊里。

“快，关门闭窗。”武兰有催促着闫军，顺势窜入营业台里面，搜罗着信用社里的存款。闫军则快步窜了出去把信用社里的窗户拦板关上，把信用社门外放着的一块写有“有奖储蓄”的牌子抱了进来，又顺手把信用社的门倒插起来。武兰有持枪顺着门缝盯着门外，闫军慌忙将信用社的8497.96元钱塞进了自己的背心。信用社里的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几位没有上班的居民奔了过来。

“不好”。武兰有盯着门外，附耳对闫军说了几句，然后大

摇大摆走出信用社，向围观的居民走去。

“我们是检查工作的，今天我们全天停业……”武兰有俨然一副上级领导的派头。他故意同围观群众拉起话，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闫军借机悄悄溜出信用社，把信用社的门从外锁上，造成停业的假象，然后把自行车推过来，俩人扬长而去……

五、正义的审判

1988年9月13日，恶贯满盈的杀人恶魔闫军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闫军伙同武兰有两次持枪抢劫银行巨额现金，杀死银行工作人员7人，打伤民警1人，情节极为恶劣，手段十分残忍、危害特别严重、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依法呈报上级法院核准，判处被告人闫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抢劫犯武兰有在1988年6月20日拒捕中被我民警击毙，给他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巍巍贺兰山，回荡着正义的枪声。

作者单位：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迟到的报告

• 张庆旺 •

地处宁夏平原中心地带的永宁县，西靠贺兰山，东临黄河，地肥水美，出产的“珍珠米”享誉中外，被称为“塞上江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时，曾由衷地赞美：“永宁的名字好，地方也好，塞上江南，名不虚传。”

然而，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曾发生了一起令黄沙哭泣的灾难。

翻开永宁县人民法院四本厚厚的卷宗，那 32 名遇难者生前绝望的呼喊声，仿佛就闪现在眼前。

黑色的端午节

公历 1987 年 5 月 31 日，星期天。

农历丁卯年五月初五，端午节。

下午 6 时 50 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到了永宁县公安局的值班室。报称：今天下午 5 点左右，望洪乡东和四队渡口发生了沉船事故，60 余名乘客落入黄河，已抢救上岸 30 余人，其他乘客情况不明。噩耗迅即传遍永宁县城乡，传到银川市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机关下达指示：全力以赴组织抢救打捞，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人命关天，十万火急。刑警队长、公安局长、县领导先后带领 40 余名干警奔向抢救第一线。

离县城 10 余公里的东和渡口，早已淹没在呼救声和哭喊

声中，县领导和干警们的到来，总算稳住了人们的情绪。在东和村农民的配合下，干警们乘着渡口仅有的5条木船，打捞其余的遇难者。但滔滔的黄河水将一切都无情地带走了。随着夜幕的降临，人们只能望着奔腾的黄河抽泣、哀叹……

公安干警夜以继日，展开调查。结果表明：沉船时船上共有乘客65人。其中永宁县扬和中学初二(2)班的师生53人，宁夏教育学院进修教师2人，学生1人，银川师范学生1人，农民乘客8人。另有自行车9辆，绵羊15只。

事件发生后，区、市、县、乡的各级领导，无不为之痛心疾首，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国家出动车辆300余台次，大小船只近百只，派出干部、公安干警近千人(次)，花费5万余元，在渡口下游100多公里的范围内打捞、寻找遇难者。截止6月20日，先后打捞起尸体17具，自行车8辆，羊6只。

后果之惨重，影响之大，涉及家庭之多，是建国以来宁夏航运史上绝无仅有的。

肇事者鲁伏刚、潘斌6月1日、11日相继被拘留、逮捕，7月31日被起诉。8月10日永宁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二犯被押上审判法庭。法庭内座无虚席，法庭外挤得水泄不通，临街的两支高音喇叭下站满了人群。

审理又把人们引向那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

超载的渡船

5月31日，这天适逢传统的端午节。早在几天前，扬和中学初二(2)班的同学们就商定这天要邀请在班里实习的银川师专的3名老师一同到隔河相望的灵武县春游。陈宝云、王爱华、梁学萍(女)三位银川师专的实习教师望着一个多月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张张笑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们征得班主

任的同意后，率领同学们踏上了春游之路。

清晨，51名同学和3名实习老师骑46辆自行车，一路欢歌笑语，来到东河渡口。除留下两名同学看自行车外，其他的人乘鲁伏刚当班的船渡过黄河。

9点45分上岸后，在实习老师的组织下，开展了各种文体、遊艺活动。同学们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里，十五六岁的花季，无忧无虑，天真、活泼。歌声显得十分动听，舞姿显得格外美妙，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新的生机。

下午5点，师生们集中到河边，准备返回西岸。片刻，鲁伏刚驾驶的船靠了码头，同学们发现看管自行车的女同学樊海燕也坐在这趟船上。

准备过河的还有7名乘客，并携带4辆自行车。其中4人是：宁夏教育学院进修生贾德良、蒋晓川；银川师范幼教班一年级学生马淑娟；宁夏教育学院数学系一年级学生牟启林。5月30日他们分别回家与亲人团聚，今天又由各自的亲人送到渡口返回学校。其他3个农民乘客是，提着粽子等礼品去灵武对象家“追节”的马孝明；到永宁县渔场买鱼苗的邱宝剑；去姐夫家办理手扶拖拉机转户手续的史福河。渡口勾通着两岸人民的感情，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缩短了与省府银川的距离。谁知这天竟……

师生们与其他乘客陆续上船。这条船是鲁伏刚当年元月份新造的，长8米，宽2.55米，高0.7米。这时船上除了两名船工，已有60人，外加4辆自行车。船主鲁伏刚和船工潘斌看到当天往来乘客如此之多，生意兴隆，心里暗暗高兴。

船就要启动了。东边又来了5个贩羊的农民，各骑一辆自行车，还赶着一群羊，也准备过河。当贩羊农民看见船上已站满人时，就提出下一趟再过。可船主鲁伏刚不加思索地说：“上

上，往上赶，你们再不上，下趟要等到6点钟呢！”见状，乘客们大声喊道：“船上的人太多了，不要上了，再上出危险呢。”但鲁伏刚视劝告为耳旁风。潘斌口气更大，说：“上！怕什么，我们船一百多人也渡过，你们才五六十个人，嚷什么！”本来有所顾忌的羊贩子，一听船渡过一百多人，加之船家又催着上船，即打消顾虑。紧接着5个人、15只羊、5辆自行车上了船。谁也没有料想到，如此超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驶向死亡

5点15分，船喘着粗气开动了，船体被压得吱吱响。船载重这么大，鲁伏刚心里也发怵。他试摆着把船先沿东岸向上游走了百十米远，觉得没啥问题，就抖胆向河中心驶去。驶出五六十米后，终因严重超载和船板缝隙不严，前舱开始进水，并向中后舱涌去，舱内的水由湿鞋底逐渐上升到脚面。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往哪挪动呢？人挤人，严严实实的，动不得。这不祥的预兆，鲁伏刚心里不能说不清楚。他心里发毛，汗从头皮沁出。他想返回东岸，想让往下扔东西，减轻重量，又怕船失去平衡。再说，扔下去的，还得自己赔偿。这是事先几个船主早已说好的，谁的船谁开，谁出了事谁赔。他能赔得起吗？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过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不敢再往坏处想。于是，他向站在船头观察水情的潘斌大声问吃水情况。潘斌打着手势说吃水线离船还有四五寸。眨眼功夫，前舱又进水半尺深。潘斌也慌了，便对着鲁伏刚大吼：“加大油门，快走！”船突然加速，前轮又灌入大量的水，并向后舱涌去。很快水漫过小腿、膝盖……在船尾抓舵把子的鲁伏刚，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呆了。他脑袋发麻，两眼发直，不知所措，一个字也说不出。此情此景，他还能说什么呢，说什么也迟了。船上没有应